



##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 回族话形成的民族语言基础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2-08

[作者] 李生信

[单位]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

[摘要] 回族在使用汉语时，总是打上了鲜明的民族语言烙印。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回族内部的口语交际中，所以称之为“回族话”。回族话的形成和民族母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和汉语的区别，有着丰厚的民族语言基础。

[关键词] 回族话;母语;整合;传承

回族话就是回族使用的汉语。关于回族话的界定，人们向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回族话是一种汉语方言现象，所以把回族话看作“回族汉语方言”；有人认为回族话是一种文化现象，因而把回族话归为文化语言的范畴；也有人从民族语言学的视角，又把回族话界定为“回族语言”。其实，回族话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问题，而是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诸多因素的结晶。从回族语言发展历史来看，回族话的形成和民族母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丰厚的民族语言基础。回族并没有独立的民族语言，回族人无论民族内部交际，还是和其他民族成员交际，都是以汉语为交际工具。但回族在使用汉语时，却打上了鲜明的民族语言烙印。这一点在回族聚居的地方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这种鲜明的民族语言特征主要表现在回族内部的口语交际中，所以称之为“回族话”。其实，回族话并不是简单的汉语方言现象，回族话是超越了地域界线而形成的特殊语言现象。回族话虽然不属于独立的民族语言，但回族话和先民母语的密切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一、回族话形成过程中的语言整合回族话形成的历史和回回民族形成的历史是同步的。关于回族先民的成分以及回族先民使用的语言，学术界众说纷纭。人们一般认为，回族先民是唐宋元时期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但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其语言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呈现出语言多元化的特征。以此类推，回族先民的语言成分，自然也是相当复杂的。回族由先民的语言，发展为现在的回族话，必然经历了一个语言整合的动变过程。这样一个语言渐变的整合过程，至少应该经过了民族母语阶段、双语阶段和汉语阶段 [1] (9)。人们一般认为，回族先民最初使用的语言不下四五种 [2]，主要有阿拉伯语、波斯语、中亚各国语及中国境内一些民族的语言。这应该是回族话尚未形成时的民族母语阶段。回族先民母语的千差万别，显然不利于语言交际。既影响民族内部的交际，又影响和其他民族间的交际。语言交际问题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也就很有必要寻找一种共同的交际语言，汉语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选择。有人认为，回族先民在由不同的民族母语转用汉语之前，曾经以波斯语为民族内部的共同语 [3]，笔者对此颇多疑义。因为从现在回族话中的民族语言成分来看，虽然波斯语词占据较多的数量，但也有不少阿拉伯语词和其他民族语词。显然，回族由民族母语转用为汉语，虽然也有可能经历了“民转民再转汉”的语言演变的特殊时期，但“民转民”之“转”，并不仅仅是由“民”转“波”再转“汉”，也有可能由“民”转“阿”再转“汉”。也就是说，回族先民在转用汉语前，在民族内部主要以各自的母语交际，并以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为主，我们是从现代回族话中遗存的多种阿拉伯语汇和波斯语汇中能得出这一结论。同时，对外则以汉语为交际工具。这就是回族话形成过程中的双语时期。回族先民为什么放弃了民族母语而选择了汉语，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包括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民族因素及地域、人口等多元因素，但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语言接触因素。回族先民最初来到中国大陆，重要目的是经商。在以汉语为主体的贸易对象交际中，语言障碍自然就成为了最大的障碍之一。这种语言障碍不仅存在于回族先民和汉族的交际中，也存在于不同来源的回族先民内部交际中，人们在努力寻找突破语言障碍的途径，使用汉语就成了最简便的选项，这也为回族转用汉语打下了基础。长期的贸易往来，必然会带动文化交流，交际范围更加多元化。语言的交际障碍和文化的交流障碍因为汉语的使用而随之消失。多层次的语言接触成为回族最终以汉语为民族共同语的最重要的因素。从语言演变的视角看，语言的演变有线型的，也有场型的。线型的演变形成了语言的历时变化，场型的演变则形成了语言的共时变化。从回族先民母语的演变特征来看，既有共时的“民转民”的场型演变，也有历时的“民转汉”的线型演变。最终形成语言的整合，选择了以汉语作为民族语言。笔者很赞同把汉语的使用看作回回民族形成的标志这一观点 [4] (16)。二、现代回族话对先民语言的传承回族话的形成和民族母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现代回族话中能够找出

少这方面的语料。《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5]中收入了不少相关词汇,这里就不赘举了。回族先民在由民族母语转用汉语的过程中,把许多民族母语词汇带入汉语之中,形成了现在回族话中夹杂着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波斯语词汇的特殊现象,也成为汉语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也正是形成回族话的民族语言基础之一。回族话中有不少用汉语音译的,或者音意合译的先民母语词汇,如“安拉”、“古尔邦”、“胡达”等,这些音译词融入回族话后,就要服从汉语的内部规律,又表现出自身的一些特征。在语音方面,它是按照自己的语音系统汉语化了,用的是汉语读音,有自己的声调,符合汉语声母、韵母相拼的规则。这些译词中的不少词语,都具有宗教的内涵,根本无法用一个相应的汉语词来翻译、代替,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用原有的读音,运用原有的意义,附着在汉语的形式之上。回族话中的这些词来源比较单纯,主要源于民族宗教的需求,以表现伊斯兰教宗教生活为主。回族人 在民族内部交际时经常使用这些词,如“乃玛孜”、“胡达”、“色俩目”这些词在回族内部交际时已经司空见惯了,回族人 和汉族交际时并不经常使用这些词语。在宗教活动场合,这些词使用频率最高,在一般场合,这些词的使用率相对较低一些。回族宗教人士、宗教意识较强的穆斯林使用这些词的频率要明显高于一般回族人。这样就形成了回族话特定的语用范围。回族话中对先民母语的传承,大多数是回族先民在转用汉语后把自己的民族母语词汇带入汉语中。回族话中的这种语言现象主要出现在口语中,还没有大量进入书面语言,使这些词保持着鲜明的口语色彩。回族话对先民语言的传承,是语言演变中民族心理文化的沉淀。回族先民的语言在向汉语的转化初期,原来先民语言中固有的民族母语词汇,也随之融入汉语中,形成了回族语言中特殊的民族母语现象。这样就在回族转用汉语后,回族话中的民族特征并没有消失。回族话中存在着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也存在着少量的突厥语、维吾尔语词,这些语言成分,和回族先民的民族成分恰好是一致的,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回族话本源于回族先民语言的遗存。从语言转换生成理论来看,当一个民族的语言同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在相互交融中出现语言的转换时,必然要把本民族的一些语言成分带入另一种语言中,形成另一种语言的一个系属,这是符合语言演变规律的。宗教的传播和流行,对一个民族语言的使用特点必然产生一定影响。随着宗教的传播,该宗教的传播者的语言也随之而传播。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转用汉语后,单凭汉语词汇还不足以完全准确表达伊斯兰教的宗教内容,在这种宗教文化背景下,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成分便融入回族话中。这样就为阿拉伯语词、波斯语词融入回族使用的汉语中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 三、回族话和汉语在某些方面的差异

回族话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和汉语的区别,包括语音差异、词汇差异和语法差异等。关于回族话和汉语的这种差异现象,拙文《西北回族话中的“别同”现象》[6]中已经作了阐释。通过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回族话中的这种语言现象,更多的出于维护回族话中民族语言特征的需求。回族失去母语后,总要努力保留本民族的语言特色。尽管回汉民族大多同居一地,同讲一种方言,各自语言的语音和词汇还是有明显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回族话的民族特色。这种语言差异的最初形成是有意的,经过世代传承而约定俗成,从而形成了回族话在许多方面和汉语的不同。回族人 在语言运用中,有意回避一些汉语词汇,代之以具有民族色彩的词,以形成语言界限。如把汉族称为“油饼”的食物称为“油香”,特别在宗教节日和宗教活动中更加禁忌“油饼”的称谓。“立意”或称“举意”,在回族话中表示从事某项活动的心愿,并请求真主回赐。汉族表达这种意义的词是“许愿”。在回族宗教活动中,忌用“许愿”之类的词而用“举意”来替代,这些都是出于别同的民族心理需求。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民族则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共同体。同一民族,在语言、心理状态、生产活动、居住地域等方面都表现为共同的特征。自人类社会形成民族后,语言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人们在使用民族语言时,倾注了民族情感,就合情合理了。“点香”是回族在过“尔麦力”、“圣纪”等活动中或给祖先上坟时的宗教行为,为什么不把“点香”称作“烧香”呢?因为“烧香”、“香火”是佛教术语。回族话中“点香”的运用,正是为了区别于汉语的一般用法。同时回族“点香”时一般用奇数,如点三根或五根香。决不会点两根或四根香,这与汉族惯用偶数的区别。语言不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还对思想和感情产生种种影响。汉语即是回族和其他民族交往的工具,也是民族内部交往的工具。回族人 使用汉语时在某些方面和汉语的差异,其实是为了形成回族内部反映共同情感的共同语言特色,这种共同语言特色,是维系民族共同特质的纽带。从这种意义上看,差异正是为了求得带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共同语。在回族话中,为了表现民族语言的相对独立性而出现了和汉语的差别。主要是为了使回族话在某些方面有别于汉语。同样,在回族话中,还表现出了一种民族趋同心理。民族语言的趋同,也是出于对本民族成员的一种认同心理。回族虽然生活在汉语的汪洋大海中,却始终保留着一些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特色。如一位回族在外乡遇到困难,如果向同胞道一声“包俩目”,立刻就拉近了两人之间距离,产生认同感。这种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心理使互不相识、处在不同地域的回族人 一见面便如遇知己,其间,语言便成为确定是否本民族成员的重要工具。回族人 使用跟汉语有一定差别的民族语汇,形成具有回族特色的回族话,也是对回族文化内核的保存与认同。回族之所以要独造词汇,另辟蹊径,主要是为了与一般汉语的区别,在民族内部交流起来有一种民族语言感。语言的特殊功能构成了人类的有序生活,促使了社会的正向运转和文化的广泛传播。语言的交际作用不是语言符号的单纯传输和反馈,更包括情感信息的沟通。人类正是赖以语言这个交际工具交流思想感情。说话者对词语的选择,总要受到民族情感因素的制约,让语言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

印，一听到这些带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就会产生一种民族亲近感和凝聚力。回族话中“油香”与“油饼”、“举意”与“许愿”、“点香”与“烧香”、“胡达”与“天爷”的区别，其语言动机并不在于意义的区别，而是为了选择民族内部情感沟通的语言方式。看来，语言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需要不断吸收养料，在各种成分的不断完善中充实和丰富自己。回族话正是在容纳民族语言成分的基础上而形成。（本文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2005年度科研项目《回族话概论》的阶段成果之一）参考文献：[1] 戴庆厦.语言和民族 [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2] 许宪隆.试论回族形成中的语言问题 [J].甘肃民族研究，1989（3）. [3] 刘迎胜.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 [J].中国文化研究，2003（冬之卷）. [4] 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 [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5] 杨万宝.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 [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6] 李生信.西北回族话中的“别同”现象 [J].修辞学习，2002（6）.

---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mailto:leisun@firstlight.cn)

